宋史

九七

列傳卷第九十五　　宋史三百三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司馬光子康　呂公著子希哲 希純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凛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足跌沒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爲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

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丁內外艱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纓不亦大乎夏竦賜謚文正光言此謚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加集賢校理從龐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爲河東患籍命光按視光建

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沒於敵籍得罪去光三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沒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賢之改直祕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為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蘇轍荅

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幷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爭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幷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說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

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爲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兗國公主嫁李瑋不相能詔出瑋衛州母楊歸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既黜主安

得無罪帝悟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進知制誥固
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冑
史喧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亾逆
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爲非犯階級光言
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
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
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
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
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
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

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表盍引却
愼夫人席正爲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
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
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
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
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如
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勲者當踈遠之則天下服帝疾
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為孝昭後
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
鉅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

學士王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爲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其以手稾爲按既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畧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爲不材將代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

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
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
爲能漸不可長宜勑邊吏疆埸細故輙以矢刃相加
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三上章謂國
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
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
爲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於家后還政有
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
使立供巳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僞曹佾無功除使相
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

宿衛將帥内侍小臣必有覬望巳而遷都知任守忠
等官光復爭之國論守忠大姦陛下爲皇子非守忠
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頼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
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責守忠爲
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陜西義勇二十
萬民情驚撓而紀律踈畧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
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
萬豈不震慴光曰兵之貴先聲爲無其實也獨可欺
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
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暦間鄉兵刺爲

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為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閒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為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擢為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

能爲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内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内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為出居簡盡罷寄資者既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張方

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詔錄潁邸直省官四人為閤門祗候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廝役為之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

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上尊號光當荅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爲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獎光使

善爲荅辭以示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衮辭堂饌時以爲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

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

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户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

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它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

邪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內
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
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
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
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
韓琦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
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
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
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
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

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貸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它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

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為奇兵調民造乾糒悉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得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而求言

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事見充傳蔡天申爲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敬事之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爲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光顧謂臺吏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元豐五年忽得語澁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卧内即有緩急當以畀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爲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爲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潁邸舊

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

具論其情攺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縁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攺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攺之當如救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攺子非子攺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熈豐舊臣多

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為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

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
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
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
復常平糴糶法兩宮虛己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
居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邊隙光
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
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爲戒光曰死
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
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
聞之慟與帝卽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溫國

公遂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户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謚曰文正賜碑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

字四百八个

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謚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户參軍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

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諡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庭

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博通群書以明經上第光修資治通鑑奏檢閱文字丁母憂勺飲不入口三日毀幾滅性光居洛士之從學者退與康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爲司馬氏子也以韓絳薦爲祕書由正字遷校書郎光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爲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服除召爲著作佐郎兼侍講上疏言比年以來旱暵爲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稔則公

私困竭盜賊可乘自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有以
待之則不爲甚害頃及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
餘悉歸於官令冬來春令流民就食候鄉里豐穰乃
還本土凡爲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
不宜吝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爲天下大本則天下
幸甚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爲哲宗言前世治少
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勸帝及時嚮學
守天下大器且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迪其言切
至邇英進講又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
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節以進康自居

父喪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謁賜
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
極言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于兖積老矣鄉民聞之
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
者日夜不絶積遂行至則不可爲矣年四十一而卒
公卿嗟痛於朝士大夫相弔於家市井之人無不哀
之詔贈右諫議大夫康爲人廉潔口不言財初先立
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
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
論曰熙寧新法病民海内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

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爲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一旦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爲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之間剗革略盡海内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如解倒懸如脱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咨嗟歎息驩欣鼓舞甚者更生一變而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

光於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憖遺一老則姦邪之
勢未遽張紹述之說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
衆能勝天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乎借曰有之當
不至如是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
夫康濟美象賢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之然康不死
亦將不免於紹聖之禍矣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
他日必爲公輔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
就通判潁州郡守歐陽脩與爲講學之友後脩使契
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判吏部南

曹仁宗奬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壽星觀營眞宗神御殿公著言先帝巳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巳殆非祀無豐昵之義進知制誥三辭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眞宗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又言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諱呂誨等坐論濮王去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絀言者何以風示天下不聽遂乞補外帝曰學士朕所重其可以去朝廷請不巳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

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
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
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
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
帝諭之曰所以徙光者賴其勸學耳非以言事故也
公著請不已竟解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
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
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
誠以應之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
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爲邪

說所亂顏淵問爲邦孔子以遠佞人爲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踈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禮官用唐故事請以五月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著曰陛下方度越漢唐追復三代何必於陰長之日爲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二年爲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生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

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公著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爲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既素定矣今則不然前日所舉以爲天下之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爲天下至不肖其於人材既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矣古之爲政初不信於民者有之若子產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之陛下垂拱仰成七

年于此然與人之誦亦未有異於前日陛下獨不察乎起知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一宮遷翰林學士承旨改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之德以能屈已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刖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止夏人幽其主將大舉討之公著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興秦

晉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白其害元豐五年以疾丐去位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臨朝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爲朕言之耳徙楊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哲宗即位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寬省民力爲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爲務與己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協力而爲之宜不難矣至則上言曰人君初即位當正始以示天下脩德以安百姓脩德之

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脩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斂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置諫員以開言路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二舉行之民讙呼鼓舞咸以爲便光薨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

選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說
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
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轉上第故科舉益弊
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
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
復賢良方正科右司諫賈易以言事訐直詆大臣將
峻責公著以為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
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
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
也衆莫不歎服吐蕃首領鬼章青宜結久為洮河患

聞朝廷弭兵省戍陰與夏人合謀復取洮岷公著白遣軍器丞游師雄以便宜諭諸將不逾月生致於闕下帝宴近臣於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公著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於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游意翰墨爲聖學之助三年四月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士豔其榮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

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閔乆之帝亦悲感即詣其家臨奠賜金帛萬贈太師申國公諡曰正獻御書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寒不親火簡重清靜葢天禀然其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爲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

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凡事之
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
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
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爲
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得志意其必助己而數
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說尤精語約
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爲煩其爲
名流所敬如此紹聖元年章惇爲相以程思張商英
周秩居言路論公著更熙豐法度削贈諡毀所賜碑
再貶建武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司戶參軍徽宗立追

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左光禄大夫入黨籍尋
復銀青光禄大夫紹興初悉還贈謚子希哲希純
希哲字原明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復從程
顥程頤張載游聞見由是益廣以蔭入官父友王安
石勸其勿事科舉以僥倖利禄遂絶意進取安石爲
政將賓其子雱於講官以希哲有賢名欲先用之希
哲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疇昔
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公著作相二弟已官省寺
希哲獨滯管庫久乃判登聞鼓院力辭公著歎曰當
世善士吾收拾略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夫希

哲母賢明有法度聞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終公著喪始為兵部員外郎范祖禹其妹婿也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為不欺暗室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詔以為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脩身為本脩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其言曰心正意誠則身脩而天下化若身不能脩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擢右司諫辭未聽私語祖禹曰若不得請當以揚畏來之邵為首既而不拜會紹聖黨論起御史劉拯論其進不由科第以祕閣校理知懷州中書舍人林希

又言呂大防由公著援引故進希哲以酬私恩凡大防輩欺君賣國皆公著為之唱而公著之惡則希哲導成之豈宜汙華職於是但守本秩俄分司南京居和州徽宗初召為秘書少監或以為太峻改光祿少卿希哲力請外以直秘閣知曹州旋遭崇寧黨禍奪職知相州徙邢州罷為宮祠羇寓淮泗間十餘年卒希哲樂易簡儉有至行晚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子好問有傳

希純字子進登第為太常博士元祐祀明堂將用皇祐故事並饗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希純言皇祐之

禮事不經見嘉祐既已釐正至元豐中但以英宗配上帝悉罷從祀群神得嚴父之義請循其式從之歷宗正太常秘書丞哲宗議納后希純請考三代昏禮參祖宗之制博訪令族參求德配凡世俗所謂勘婚之書淺陋不經且一切屏絶以防附會遷著作郎以父諱不拜擢起居舍人權太常少卿宣仁太后崩希純慮姦人乘間進說搖主聽即上疏曰自元祐初年太皇聽斷所用之人皆宿有時望所行之事皆人所願行唯是過惡得罪之徒日伺變故捭闔規利令必以更改神宗法度為説臣以為先帝之功烈萬世莫

掩間有數事爲小人所誤勢雖頗有損益在於聖德固無所虧且英宗神宗何嘗不改眞宗仁宗之政亦豈盡用太祖太宗之法乎小人既誤先帝復欲誤陛下不可不察未幾拜中書舍人同脩國史内侍梁從政劉惟簡除内省押班希純以親政之始首録二人無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閹寺側目或於庭中指以相示曰此繳還二押班詞頭者也章惇既相出爲寶文閣待制知亳州諫官張商英憾希純攻之力又以外親嫌連徙睦州歸州自京東而之浙西自浙西而上三峽名爲易地實困之也公著追貶希純亦以屯

田貟外郎分司南京居金州又責舒州團練副使道州安置建中靖國元年還爲待制知瀛州徽宗聞其名數稱之曾布忌希純因其請覲未及見亟以邉遽趣遣之俄改潁州入崇寧黨籍卒年六十

論曰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雖漢之韋平唐之蘇李榮盛孰加焉夷簡多智數公著則一切持正以應天下之務嗚呼賢哉其論人才如權衡之稱物故一時賢士收拾略盡司馬光疾甚諄諄焉以國事爲託當時廷臣莫公著若也審矣追考其平生事業葢守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賢而不

能薦殆猶未免於避嫌而有愧於從祖云希哲希純世濟其美然皆陷於崇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歟

列傳卷第九十五

宋史卷三百三十七　列傳第九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勑修

范鎮　從子百祿　從孫祖禹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為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文自謂弗及與為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寘上列吳育歐陽脩號

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為動至第七十
九人乃隨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自是舊風
遂革調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延置國子監薦為東監
直講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理主司妄以為失韻補校
勘人為忿鬱而鎮處之晏如經四年當遷宰相龐籍言鎮
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超授直祕閣判吏部南曹開封府
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敝請約祖宗以
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令賦入之數什七為經
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
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

知財已置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使至虛聲示彊大臣益募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鎮言備契丹莫若寬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榷貨不即予鈔久而鬻之十才得其六或建議出內帑錢稍增價與市歲可得羨息五十萬鎮謂外府內帑均為有司今使外府滯商人而內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體仁宗遽止之葬溫成后太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

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鎭曰嘗聞法吏舞
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異同狀集賢校理
刁約論壙中物侈麗吳充鞠眞卿爭論禮並補外皆上章
留之石全斌貲護葬轉觀察使他吏悉優遷兩官鎭言章獻
章懿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貲等告敕
副都知任守忠鄧保吉同日除官內臣無故改官者又五
六人時有敕凡內降非準律令者並許執奏曾未一月大
臣輒廢不行鎭乞正中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帝天性寬
仁言事者競爲激訐至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鎭獨務
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闊略不言陳執中爲

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為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韙之文彥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誠陛下用兩人為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為兩得矣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宗室踈屬補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別其賢者用之不

没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拜疏曰置諫官者爲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爲也方陛下不豫海内皇皇莫知所爲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爲念是爲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眞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眞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彦博使客問何所言

以實告客曰如是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執政或以爲不可豈得中輟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柰何効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爲計亦已踈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

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鎮曰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鎮雖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又因袷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濮

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禮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帝爲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議者猶非之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以仁宗爲考又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考若寢廟皆非是執政怒召鎮責曰方令檢詳何遽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柰何更以爲罪乎會草制誤遷宰相官改侍讀學士明年還翰林出知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監司繩之急即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神宗即位復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故事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

糾擿違滯皆著所授敕後乃刋去鎮始請復之使知所守

王安石改常平爲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閒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呂惠卿在邇英言今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敝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并去之豈應援以爲比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苗錢詔令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

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即上䟽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師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掎摭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

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言青苗有見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緡錢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孤負陛下矣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

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爲榮旣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爲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猶上書論救久之徙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首啓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爲言者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

改提舉崇福宫祖禹謁告歸省詔賜以龍茶存勞甚渥復
告老以銀青光禄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鎮於樂尤注
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司馬光謂不然
往復論難凡數萬言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
三律皇祐中又詔胡瑗等考正神宗時詔鎮與劉几定之
鎮曰定樂當先正律神宗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
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
乞訪求眞黍以定黄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
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鎮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
至是乃請太府銅爲之逾年而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

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召執政同閱視賜詔嘉奬下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鎮時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忠文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驩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鎮傳服其勇決鎮復銘光墓云熙寧姦朋淫縱險詖憸猾頼神宗洞察于中其辭峭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輙爲主之兄

鎡卒于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受學於鄉先生龐直溫直溫子昉卒于京師鎮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兄子百禄亦使遼遼人首問鎮安否

百禄字子功鎮兄鍇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時治平水災大臣方議濮禮百禄對策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哀尊共皇河南頴川大水孝安尊德皇京

師郡國二十九大水蓋大宗隆小宗殺宗廟重私祀輕今宜殺而隆宜輕而重是悖先王之禮禮一悖則人心失而天意睽變異所由起也對入三等熙寧中鄧綰舉爲御史辭不就提點江東利梓路刑獄加直集賢院利州武守周永懿以賄敗百祿請復至道故事用文吏領兵以轄邊界從之熊本治瀘蠻事有夷酋力屈請降裨將賈昌言欲殺以爲功百祿諭之不聽往謂本曰殺降不祥活千人者封子孫柰何容驕將横境内乎本矍然即檄止之七年召知諫院屬歲旱請講求急務收還法令之未便者以救將死之民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許令告匿户令雖有手實之

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以實告而明許告訐人將爲仇然則禮義廉耻之風衰矣五路置三十七將專督所部兵至許辟置布衣參軍謀百禄察其中或以恩澤市或以瘝敗收或未歷邊方或起於群盜疏列其亡狀者十四人請仍舊制將佐顓教閱餘付之州縣事多施行與徐禧治李士寧獄奏士寧熒惑童婦致不軌生心罪死不赦禧右士寧以爲無罪執政主禧貶百禄監宿州酒元豐末入爲司門吏部郎中起居郎哲宗立遷中書舍人司馬光復差役法患吏受賕欲加流配百禄固爭曰民今日執事受謝於人明日罷役則以財賂人苟繩以重典黥面赭衣

必將充塞道路光悟曰微君言吾不悉也遂已元祐元年爲刑部侍郎諸郡以故鬬殺情可矜者請讞法官曰宜貸光曰殺人不死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若制刑以爲無足疑原情以爲無足憫則不可令槩之死則二殺之科自是遂無足疑憫者矣時又詔天下獄不當讞而輒讞者抵罪有司重於請至枉情以求合法百祿曰熙寧之法非可疑可憫而讞者免駁勘元豐則刋之近則有奏劾之詔故官吏畏避不憚論殺因條五年死貸之數以聞門下省猶駁正當貸者又㑹在有司者還中書百祿又爭之後悉從其請改吏部侍郎議者欲汰胥吏呂大防趣廢其半

百禄曰不可廢䔥則失職者衆不若以漸消之自今閼吏勿補不數歲減斯過半矣不聽都水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大防意向之命百禄行視百禄以東流髙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回即馳奏所以然之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併上之大防猶謂大河東流中國之險限今塘濼既壊界河淤淺河且北注矣百禄言塘濼有限寇之名無禦寇之實借使河徙而北敵始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先帝明詔具在柰何妄動揺之乃止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爲帝言分别邪正之目凡導人主以某事者爲公正某事者爲姦邪以類相反凡二十餘條願槩斯事以觀其情則邪正

分矣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勤於民事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圄空聞百禄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經數月復爲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爲言百禄曰此三代之禮奈何復欲合祭乎成命之頌祀天祭地均歌此詩亦如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爲一祭哉爭久不決質於帝前宰相曰百禄之言禮經也今日之用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並事天地爲恭於是合祭熙河范育言阿里骨酷暴且病溫溪心八族皆思内附可以計納百禄曰中國以信撫四夷阿里骨未有過溪心虛實未可知無釁而動

非策也又請進築納迷等三城百祿曰是皆良田爲必爭之地我既城之若賊騎時出我何以耕後雖欲棄之爲費已甚亦不能矣帝皆從之右僕射蘇頌坐稽留除書免百祿以同省罷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薨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祿大夫子祖述監潁州酒稅攝獄掾閱具獄活兩死囚州人以爲神知鞏縣鑿南山導水入洛縣無水患文彥博稱其能以父墮黨籍監中岳廟久之通判涇州知台州奏罷黃甘葛蕈之貢主管西京御史臺請康多難避地至汝州汝守趙子櫟邀與共守於是旁郡盡陷汝獨全累官朝議大夫卒從弟祖禹

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旣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己子祖禹自以旣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旣至京師所與交游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爲秘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王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諭安石意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素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弼薨人皆以爲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

崩祖禹上䟽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為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朞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朞而又大祥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為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即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群臣朝服以造殯宮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

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爲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哲宗立擢右正言吕公著執政祖禹以婿嫌辭改祠部員外郎又辭除著作佐郎修神宗實録檢討遷著作郎兼侍講神宗既祥祖禹上疏宣仁后曰今即吉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悦目者不宜有加於舊皇帝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珠户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巳願止於未然崇儉敦朴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淫哇之聲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故事服除當開樂置宴祖

禹以為因除服而開樂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不可夏暑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遷起居郎又召試中書舍人皆不拜呂公著薨召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群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然存之於中使異日衆説不能惑小人不能進蔡

確既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流傳四方無不震聳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黨間有偏見異論者若一切以爲黨確去之懼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蔡京鎭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使執政不宜崇長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爲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爲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振救諫官謂訴災者爲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

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兼國史院修撰爲禮部侍郎論擇監司守令曰祖宗分天下爲十八路置轉運使提點刑獄収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収縣之權歸於州州之權歸於監司監司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建置之道最爲合宜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其可不擇乎祖宗嘗有考課之法專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以稽其要今宜委吏部尚書取當爲州者條別功狀以上三省三省召而察之苟其人可任則以次表用之至官則令監司考其課績終歲之後可以校優劣

而施黜陟焉如此則得人必多監司郡守得人縣令不才
非所患也聞禁中覓乳媼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
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既
而宣仁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疏曰臣言皇帝
進德愛身宜常以爲戒太皇太后保護上躬亦願因而勿
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臣侍經左右有聞於道
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
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
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以叔百禄在中書
改侍講學士百禄去復爲之范氏自鎮至祖禹比三世居

禁林士論棨慕宣仁太后崩中外議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群臣此國家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羣小怨恨亦爲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讎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

說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群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邪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藁祖禹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遺烈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

之人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爲陛下立太平之基願守之以靜恭己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群臣邪正萬事是非皆了然於聖心矣小人之情專爲私故不便於公專爲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靜惟陛下痛心疾首以爲刻骨之戒章累上不報忽有旨召内臣十餘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者乃先内侍必謂陛下私於近習望即賜追改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吕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勲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遠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頼先帝覺悟罷逐兩人

而所引群小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熈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以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賴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縣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爲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由宦官自熈

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罔市井之微利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在令召内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願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上且欲大用而内外梗之者甚衆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陜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録詆誣又摭其諫禁中雇乳媪事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别駕安置永

州賀州又徙賓化而卒年五十八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别白是非不少借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尚書至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為講官第一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皇政典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唐鑑公云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子沖紹興中仕至翰林侍讀學士儒林有傳

論曰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光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巍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易地則皆然未易以功名優劣論也百祿受學於鎮故其議論操修粹然一出於正祖禹長於勸講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蘊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云

列傳卷第九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蘇軾　子過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爲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

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爲但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薦之秘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爲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

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修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禄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

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已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壃而復之則難為力慶曆固

嘗立學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官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曆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辨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

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

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爲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户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

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恱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内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竒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説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罔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罔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爲

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令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爲此哉自古役

人必用鄉户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户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户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爲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

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爲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爲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

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
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
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
有功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
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
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
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
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
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
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

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

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賛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

景温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熈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鬬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

之從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并

媒蘖所爲詩以爲訕謗遂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爲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扎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

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為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

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爲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爲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户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錢雇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

有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
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
胥得緣爲姦此二害輕重盖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
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
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爾以
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
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
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盖未
易也光不以爲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
公刺陜西義勇公爲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

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英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輒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軾嘗鎻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

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寛其禁約使得盡技巡鋪内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曖昧單詞誣以爲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敕置獄逮治太

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
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
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
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春又減價糶
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
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羨緡得二千復發
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
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
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
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

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爲湖水蓄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

竊持其像附船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
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
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
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
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僧猾商爲國生事
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
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
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
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
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

並山而東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于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爲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輙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爲恨軾二十年間再涖

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黄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黄堆淮水顛流潁地爲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盗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

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
而後行廼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
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己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為
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為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
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
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為
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
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
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閲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
宗親祀南郊軾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并青

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廵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是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

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踈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輙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

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輒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贓訴其長輒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輒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輒召書吏使為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為隣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

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爲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内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

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儕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擠排

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其文寘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謚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試下及軾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

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郾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籥籍節笈箪遂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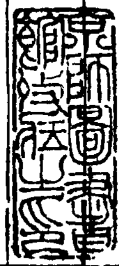
論曰蘇軾自爲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曆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蓋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偉議論之卓

舉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爲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爲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爲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爲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爲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脩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爲尚得爲軾哉



列傳卷第九十七





列傳卷第九十八　宋史三百三十九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勑修

蘇轍　族孫元老

蘇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或倦於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爲切至曰陛下即位三十餘年矣平居靜慮亦嘗有憂於此乎無憂於此乎臣伏讀制策陛下既有憂懼之言矣然臣愚不敏竊意陛下有其言耳未有其實也往者寶元慶曆之間西夏作難陛下晝

不安坐夜不安席天下皆謂陛下憂懼小心如周文王然自西方解兵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為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為憂樂之節易矣臣疎遠小臣聞之道路不知信否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優笑無度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三代之衰漢唐之季女寵之害陛下亦知之矣久而不止百蠹將由之而出內則蠱惑之所汙以傷和伐性外則私謁之所亂以敗政害事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

事也今海内窮困生民愁苦而宮中好賜不爲限極所欲則給不問有無司會不敢爭大臣不敢諫執契持敕迅若兵火國家内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轍自謂必見黜考官司馬光第以三等范鎮難之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言吾愧之而不敢怨惟考官胡宿以爲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等授商州軍事推官時父洵被命修禮書兄軾簽書鳳翔判官轍乞養親京師

三年軾還轍爲大名推官逾年丁父憂服除神宗立巳二年轍上書言事召對延和殿時王安石以執政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爲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曰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爲利也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箠必用州縣之事不勝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

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甞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貸爲晏之所言則常平法耳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判官王廣廉奏乞度僧牒數千爲本錢於陝西漕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意合於是青苗法遂行安石因遣八使之四方訪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皆莫敢言轍往見陳升之曰昔嘉祐末遣使寬恤諸路各務生事還奏多不可行爲天下笑今何以異

曹寧寫

此又以書抵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以罪升
之止之以爲河南推官會張方平知陳州辟爲教授
三年授齊州掌書記又三年改著作佐郎復從方平
簽書南京判官居二年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
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立以祕書省
校書郎召元祐元年爲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
光呂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
皆在位窺伺得失轍皆論去之呂惠卿始諂事王安
石倡行虐政以害天下及勢鈞力敵則傾陷安石甚
於仇讎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宮觀以避貶竄

轍具疏其姦以散官安置建州司馬光以王安石雇役之害欲復差役不知其害相半於雇役轍言自罷差役僅二十年吏民皆未習慣況役法關涉衆事根芽盤錯行之徐緩乃得審詳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恐既行之後別生諸弊今州縣役錢例有積年寬剩大約足支數年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催督有司審議差役趁今冬成法來年役使鄉戶但使既行之後無復人言則進退皆便光又以安石私設詩書新義考試天下士欲改科舉別爲新格轍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而議不時決詩賦雖小技比次聲

律用功不淺至於治經誦讀講解尤不輕易要之來年皆未可施行乞來年科場一切如舊惟經義兼取注疏及諸家論議或出己見不專用王氏學仍罷律義令舉人知有定論一意爲學以待選試然後徐議元祐五年以後科舉格式未爲晚也光皆不能從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乃於熙河增蘭州於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遣使賀登位使還未出境又遣使入境朝廷知其有請蘭州五砦地意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曰頃者西人雖至疆場之事初不自言度其狡心蓋知朝廷厭兵確然不請欲使此

議發自朝廷得以爲重朝廷深覺其意忍而不予情得勢窮始來請命一失此機必爲後悔彼若點集兵馬屯聚境上許之則畏兵而予不復爲恩不予則邊釁一開禍難無已間不容髮正在此時不可失也況今日之事主上妙年母后聽斷將帥吏士恩情未接兵交之日誰使效命若其羽書沓至勝負紛然臨機決斷誰任其責惟乞聖心以此反覆思慮早賜裁斷無使西人別致猖狂於是朝廷許還五砦夏人遂服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回河故道轍爲公著言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今不因其舊而修其未至

乃欲取而回之其為力也難而為責也重是謂智勇
勢力過先帝也公著悟竟未能用進戶部侍郎轍因
轉對言曰財賦之原出於四方而委於中都故善為
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
常足轉運司既足則戶部不困唐制天下賦稅其一
上供其一送使其一留州比之於今上供之數可謂
少矣然每有緩急王命一出舟車相銜大事以濟祖
宗以來法制雖殊而諸道蓄藏之計猶極豐厚是以
斂散及時縱合由已利柄所在所為必成自熙寧以
來言利之臣不知本末之術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

司轉運司既困則上供不繼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
矣兩司既困故內帑別藏雖積如丘山而委爲朽壤
無益於筭也尋又言臣以祖宗故事考之今日本部所
行體例不同利害相遠宜隨事措置以塞弊原謹具三
弊以聞其一曰分河渠案以爲都水監其二曰分冑案
以爲軍器監其三曰分修造案以爲將作監三監皆隸
工部則本部所專其餘無幾出納損益制在他司頃者
司馬光秉政知其爲害嘗使本部收攬諸司利權當時
所收不得其要至今三案猶爲他司所擅深可惜也
蓋國之有財猶人之有飲食飲食之道當使口司出

納而腹制多寡然後分布氣血以養百骸耳目賴之以爲聰明手足賴之以爲力若不專任口腹而使手足耳目得分治之則雖欲求一飽不可得矣而況於安且壽乎今户部之在朝廷猶口腹也而使他司分治其事何以異此自數十年以來群臣每因一事不舉輒入建他司利權一分用財無藝他司以辦事爲效則不恤財之有無户部以給財爲功則不問事之當否彼此各營一職其勢不復相知雖使户部得材智之臣終亦無益能否同病府庫卒空今不早救後患必甚昔嘉祐中京師頻歲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監置監

以來比之舊案所補何事而大不便者河北有外監
丞侵奪轉運司職事轉運司之領河事也郡之諸埽
埽之吏兵儲蓄無事則分有事則合水之所向諸埽趨
之吏兵得以併功儲蓄得以併用故事作之日無暴歛
傷財之患事定之後徐補其闕兩無所妨自有監丞據
法責成緩急之際諸埽不相為用而轉運司不勝其弊
矣此工部都水監為户部之害一也先帝一新官制並
建六曹隨曹付事故三司故事多隸工曹名雖近正而
實非利昔胄案所掌今内為軍器監而上隸工部外為
都作院而上隸提刑司欲有興作户部不得與議訪

聞河北道近歲為羊渾脫動以千計渾脫之用必軍行之水過渡無船然後須之而其為物稍經歲月必至蠹敗朝廷無出兵之計而有司營戢不顧利害至使公私應副虧財害物若專在轉運司必不至此此工部都作院為戶部之害二也昔修造案掌百工之事事有緩急物有利害皆得專之今工部以辦職為事則緩急利害誰當議之朝廷近以箔場竹箔積久損爛創令出賣上下皆以為當指揮未幾復以諸處營造歲有科制遂令般運堆積以破出賣之計臣不知將作見工幾何一歲所用幾何取此積彼未用之間有無損敗

而遂爲此計本部雖知不便而以工部之事不敢復言此工部將作監爲戶部之害三也凡事之類此者多矣臣不能徧舉也故願明詔有司罷外水監丞舉北河事及諸路都作院河皆歸轉運司至於都水軍器將作三監皆兼隸戶部使定其事之可否裁其費之多少而工部任其功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苟可否多少在戶部則傷財害民戶部無所逃其責矣苟良苦遲速在工部則敗事之用工部無所辭其譴矣制出于一而後天下貧富可責之戶部矣哲宗從之惟都水仍舊朝廷以吏部元豐所定吏額比舊額數倍命轍量事裁減

吏有白中孚曰吏額不難定也昔㝷之流內銓今侍郎左選也事之煩劇莫過此矣昔銓吏止十數而今左選吏至數十事不加舊而用吏至數倍何也昔無重法重祿吏通賕賂則不欲人多以分所得今行重法給重祿賕賂比舊為少則不忌人多而幸於少事此吏額多少之大情也舊法日生事以難易分七等重者至一分輕者至一釐以下積若干分而為一人今若取逐司兩月事定其分數則吏額多少之限無所逃矣轍曰此群吏身計所係也若以分數為人數必大有所損將大致紛訴雖朝廷亦不能守乃具以白宰

執請據實立額俟吏之年滿轉出或事故死亡者勿
補及額而止不過十年羨額當盡功雖稍緩而見吏
知非身患不復怨矣呂大防命諸司吏任永壽與
省吏數人典之遂背轍議以立額日裁損吏員復以
好惡改易諸局次永壽復以贓刺配大防略依轍議
行之代軾爲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館客
者侍讀學士王師儒能誦洵軾之文及轍伏苓賦恨
不得見全集使還爲御史中丞自元祐初一新庶政
至是五年矣人心已定惟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
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

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翰面斥其非復上疏
曰臣近面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聖意似不以臣言
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臣而不言
誰當救其失者親君子遠小人則主尊國安疎君子
任小人則主憂國殆此理之必然未聞以小人在外
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也故臣謂小人雖
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無所偏廢
可也若遂引之於內是猶患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
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坰牧無是理也
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

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耻擊之則難去君子潔身重義沮之則引退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先帝聰明聖智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比隆三代而臣下不能將順造作諸法上逆天意下失民心二聖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則前者用事之臣今朝廷雖不加斥逐其勢亦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宥之於外蓋已厚矣而議者惑於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謂之調停此輩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惟陛下斷

自聖心勿爲流言所惑勿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疏入宣仁后命宰執讀於簾前曰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諸臣從而和之調停之說遂已轍又奏曰竊見方今天下雖未大治而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反覆之心蓋亦不足慮矣但患朝廷舉事類不審詳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下就高汨五行之理及陛下遣使按視知不可爲猶或固執不從

經今累歲田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朝廷招來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覬爭已先形朝廷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遂養成邊釁關陝豈復安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已平心無生事要功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去年之

秋又復差法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户並出役錢上户以家産高強出錢無藝下户昔不充役亦遣出錢故此二等人户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罷行顧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唯是中等則反爲害且如畿縣中等之家例出役錢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差役既行諸役手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千餘貫罷役而歸寬鄉得閑三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之費倍於雇役十年賦

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條目不便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國之術者也臣以闇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黙識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宰執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得則異議自消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攸同豈不休哉大臣恥過終莫肯改六年拜尚書右

丞進門下侍郎初夏人來賀登極相繼求和且議地界朝廷許約地界已定付以歲賜久之議不決明年夏人以兵襲涇原殺掠弓箭手數千人朝廷忍之不問遣使往賜策命夏人受禮倨慢以地界爲辭不復入謝再犯涇原四年來賀坤成節且議地界朝廷先以歲賜予之地界又未決夏人乃於疆事多方侵求熙河將佐范育种誼等遂背約侵築質孤勝如二堡夏人即平盪之育等又欲以兵納趙醇忠及擅招其部人千餘朝廷郤而不受西邊騷然轍乞罷育誼别擇老將以守熙河宣仁后以爲然大臣竟主育誼不

從轍又面奏人君與人臣事體不同人臣雖明見是非而力所不加須至且止人君於事不知則已知而不能行則事權去矣臣今言此蓋欲陛下收攬威柄以正君臣之分而已若專聽所謂不以漸制之及其太甚必加之罪不免逐去事至如此豈朝廷美事故臣欲保全大臣非欲害之也六年熙河奏夏人十萬騎壓通遠軍境挑掘所爭崖巉殺人三日而退乞因其退急移近裏堡砦於界乘利而往不須復守誠信下大臣會議轍曰當先定議欲用兵耶不用耶呂大防曰如合用兵亦不得不用轍曰凡用兵先論理之

曹寧寫

曲直我若不直兵決不當用朝廷須與夏人議地界欲用慶曆舊例以彼此見今住處當中為直此理最簡直夏人不從朝廷遂不固執蓋朝廷臨事常患先易後難此所謂先易者也既而許於非所賜城砦依綏州例以二十里為界十里為堡鋪十里為草地要約纔定朝廷又要兩砦界首侵夏地一抹取直夏人見從又要夏界更留草地十里夏人亦許凡此所謂後難者也今欲於定西城與隴諾堡一抹取直所侵夏地凡百數十里隴諾祖宗舊疆豈所謂非所賜城砦耶此則不直致寇之大者也劉摯曰不用兵雖美

然事有須用兵者亦不可不用也轍奏曰夏兵十萬壓熈河境上不於他處專於所爭處殺人掘崖嶮此意可見此非西人之罪皆朝廷不直之故熈河輙敢生事不守誠信臣欲詰責帥臣耳後屢因邊兵深入夏地宣仁后遂從轍議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且言姚麟亦言之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恐不便宣仁后曰柰闕官何轍曰尚書闕官已數年何嘗闕事今日用此二人正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此三人者非有大惡但昔與王珪

蔡確輩並進意思與今日聖政不合見今尚書共闕四人若並用似此四人使黨類互進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為中書舍人鄧潤甫為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意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為邪說轍諫曰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紹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以天縱之才行大有為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顧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

黜罷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攻之策以制西夏收六色之錢以寬雜役凡如此類皆先帝之睿筭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嘗失墜也至於其他事有失當何世無之父作之於前子救之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即位深鑒其失代之以寬厚愷悌之政

後世稱焉本朝真宗右文偃武號稱太平而群臣因其極盛爲天書之說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書梓宮以泯其迹及仁宗聽政絶口不言英宗自藩邸入繼大臣創濮廟之議及先帝嗣位或請復舉其事寢而不荅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薄於孝敬而輕事變易也哉臣不勝區區願陛下反覆臣言愼勿輕事改易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哲宗覽奏以爲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居數月元豐諸臣皆會於朝再責知袁州未

至降朝議大夫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州岳州已而復大中大夫提舉鳳翔上清太平宮崇寧中蔡京當國又降朝請大夫罷祠居許州再復大中大夫致仕築室于許號潁濱遺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默坐如是者幾十年政和二年卒年七十四追復端明殿學士淳熙中謚文定轍性沉靜簡潔為文汪洋澹泊似其為人不願人知之而秀傑之氣終不可掩其高處殆與兄軾相迫所著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文集並行於世三子遲适

遂族孫元老

元老字子廷幼孤力學長於春秋善屬文軾謫居海上數以書往來軾喜其爲學有功轍亦愛獎之黃庭堅見而奇之曰此蘇氏之秀也舉進士調廣都簿歷漢州教授西京國子博士通判彭州政和間宰相喜開邊西南帥臣多啖誘近界諸族使納土分置郡縣以爲功致茂州蠻叛帥司遽下令招降元老嘆曰威不足以服則恩不足以懷乃移書成都帥周燾曰此蠻跳梁山谷間伺間竊發彼之所長我之所短惟施黔兩州兵可與爲敵若檄數千人使倍道往赴賢於

官軍十萬也其次以爲夔陝兵大集先以夔兵誘其前陝兵從其後不十日賊必破彼降而我受焉則威懷之道得令不討賊既招而還必復叛不免重用兵矣壽得書即召與計事元老又策茂有兩道正道自濕山趨長平絕嶺而上其路險以高閒道自青崖關趨刀溪循江而行其路夷以徑當使正兵陣濕山而陰出奇兵擣刀溪與石泉并力合攻賊腹背受敵擒之必矣壽皆不能用竟得罪後帥至如元老策纔勢蹙乃降除國子博士歷秘書正字將作少監比部考功員外郎尋除成都路轉運副使爲軍器監司農衛

尉太常少卿元老外和内勁不妄與人交梁師成方
用事自言爲軾外子因緣欲見之且求其文拒不荅
言者遂論元老蘇軾從孫且爲元祐邪説其學術議
論頗傚軾轍不宜在中朝罷爲提點明道宫元老歎
曰昔顔子附驥尾而名顯吾今以家世坐累榮矣未
幾卒年四十七有詩文行于時

論曰蘇轍論事精確修辭簡嚴未必劣於其兄王安
石初議青苗轍數語柅之安石自是不復及此後非
王廣兼傅會則此議息矣轍寡言鮮慾素有以得安
石之敬心故能爾也若是者軾宜若不及然至論軾

英邁之氣閎肆之文轍爲軾弟可謂難矣元祐秉政力斥章蔡不主調亭及議回河雇役與文彥博司馬光異同西邊之謀又與呂大防劉摯不合君子不黨於轍見之轍與兄進退出處無不相同患難之中友愛彌篤無少怨尤近古罕見獨其齒爵皆優於兄意者造物之所賦與亦有乘除於其間哉

列傳卷第九十八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９７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１６１
ＳＳ号＝１２４６０４５２
出版日期＝１９３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